

初夏午后,去大隐书局(武康路店)参加作家陆梅新书《通往自己的路上》读书分享会。去程的差头司机是本地人,口罩上头的额头皱纹沟壑壑,头发倒是染得蛮黑。师傅67岁,退休了。奉贤老宅拆迁分到四套房。四套房啊,师傅你家底厚哦。有啥用的嘛,我老早乡下造的别墅呢,三层楼,92年造的,我造的样子不同村里,人家讲他造的啥房子哦,曲里拐弯的,我心里想哦,直别别的叫别墅啊,别墅么,就要有点不一样,你讲对伐?

是哦,师傅依老有超前意识的。但拆迁了分到四套房也蛮好。有啥,四只鸽子笼呀。你看看,你看看,师傅指指这个城,这种楼房,勿是鸽子笼是啥。勤灵咯。

哑然失笑。想想倒蛮形象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住在大大小小的“鸽子笼”里。“鸽子笼”还很贵,有的要用掉两代人钱包。师傅依有四只呢。都是自己住吗?租掉呀,要它做啥。

师傅不讲他现在住在哪里。只讲买房住也不一定开心。看看佢南桥那里人家租房子,二三元房租,一家人家住得蛮开心,负担小,有事寻房东,开心哦,也蛮开心的。还有哦,有钱人买别墅。住别墅开心。我说:师傅啊,租房的人的勿开心你没看到呀,可能他们也想买只鸽子笼呢,别墅也不一定住得开心的,各有各的烦恼。

这位师傅闲话里有种看尽世事的腔调,“我退休了再出来开开差头,到处看看,蛮好。钞票么,随便赚点”。我们后来聊了很多,他家祖上,我家现在,



我是自由写作者,我的工作就是在家写作,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说画插图,画绘本。工作之余做家务:做饭,扫地,洗衣裳等等。我喜欢摄影,每天顺手拍些照片,视频记录日常工作、生活。

朋友圈也是生活的一部分,用照片、视频装扮朋友圈。我的朋友圈主要是日常生活,比较琐碎,轻松自在的生活片段。

比如写小说,杀青了,高兴,喝杯咖啡发个照片。写小说写累了,或者遇到一个关卡,呀,也顺手发个朋友圈。去市场买菜,哇!好多新鲜的蔬菜,买回一把菜花,几只瓜果,抽一枝菜花往花瓶里一插,好看,拍下来,发个朋友圈。有时候老妈从老家捎来的咸菜或粽子,尝到家的味道,心里满满的幸福感,顺手拍个照片,发朋友圈。

我有一个露台,种了三十多棵月季,二十六盆绣球花,还有凌霄花、茶花、蓝雪花、葡萄、树莓、杨桃、柠檬、铁线莲、海棠等等一百多种花,每天

她妹妹夫夫,妹妹的公公如今八十多了,还买部宝马白相相,公公1990年代买下间工厂,做一种重工业产品配件,发得很,如今家里子辈孙辈都背靠大山,吃吃玩玩。

听了很多细节,感叹这个城市皱褶里的折折叠叠。

大隐书局侧身于淮海西路武康路口,边上乌泱泱的打卡拍照,小小的门面,铺子紧凑,书架紧凑,书也摆得紧凑。扑面好多熟悉的杂志,《收获》《读书》等。它们都是我曾自费订了好多好多年的杂志,从1980年代就开始的。在开心不开心的日子里,读书,《读书》,人都会安心下来,安心里又生出一种细细密密的沉静。看到这些,旧时历历在目,过去到了今天,今天也还在通往自己的路上。

所以,非常共鸣于《通往自己的路上》这个书名。无论是书中上部“山色有无中”的阅读和日常的随感交汇,还是下部“沿途:光芒和河流”展开的旅行、草木交融的思绪,都有一种深度的感通。尤其特别感动于《林中路》一文,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中,作者直面特殊时期的遭际,工作上的,身心上困厄的体会和感悟,读之令人不仅心有戚戚,而且使同样遭遇身体困厄的我太感同身受了。不算厚的书,却能从作者淡定的文字中,感受到厚实和分量,也时时会引发一些自己的思绪感受,是非常纯粹和深入的精神交响。为什么我用“交响”这个词,因了共鸣,也因了由此生发的不同的声部的振动。

陆梅的散文写得真诚,恳切,舒展。直面内心,直面周遭。困厄中的觉悟和自然界的美好,会成为通往自己的路上的资粮。

那天的分享会上有几位读者很有意思。一位花

原本,我只是将宁波轮船当作文章的引子,没想到的是,引来了很多的关注,更没想到的是,几乎所有的热情都集中在宁波轮船上,简直,文章其他内容都是可有可无了。

这是宁波轮船的历史地位。我也像是上了宁波轮船。起锚后,沿外滩一侧甲板上会有很多人,外滩是好看的,那时浦东还没什么好看的。不过船过了上海大厦,外滩画上了句号,再远去,黄浦江边只有了破旧的工厂、吊车和不知派什么用场的大船小船。甲板上只剩下孩子的嬉闹。

在黄浦江上航行,宁波轮船很慢。大约是一个半小时还是两小时后,甲板上有人叫出声来:快看三夹水,不少人又拥上了甲板。

三夹水是吴淞口外的自然景观,只有像宁波轮船这样要开出海的轮船看得到。船到吴淞口,黄浦江水、长江水、东海水汇合在一起,三种水的颜色有很大差异,却又边界分明地汇合在一起,是三色水。船开出了老远,还能清清楚楚看到三种水互相间的分割。我还看到过船从三夹水当中开过,留下了浪花,却没有搅乱三种水的彼此。宁波人称之为“三夹水”,意思是三种水夹在一起。每次乘宁波轮船,看三夹水是保留节目。后来知道,这种自然现象,诸如黑白河之类,全世界也有多处。

在一篇文章中,我将三夹水比作不同文化、不同人的共存:有个性,有排他,也有融

合。三种水一起流,却流不到一起。倒过来说,流不到一起,却一起流。

1982年,上海就有了浦江游览,我去轧闹猛。和乘宁波轮船一样,船越是开远,黄浦江越是落寞。浦江游船还是开啊开,开到吴淞口再折返。我以为是让我们看三夹水吧,

衬衫的女士在同济念博,平时也喜欢读读写写。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含着喜悦,时时凝神,听到会心处,每每点头。另外一位看着三十岁左右的男生蛮有意思,他说他是路过偶然进了书店,又偶然知道这个活动,就进来听听,但感觉很有意思很有收获。他向我提问,问及如何保持好的状态,以及是否与写作有关。我说其实我的状态也并不总是很好,你看到的只是一个面向呢,不过,生命状态与写和读那是肯定密不可分的,说来也算几十年都在文字中度过的。阅读是和前辈时贤交流,写作是梳理思考自己以及和外界的关系,也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出口。我则问年轻人做什么工作,你如何处理生活中的烦恼呢?男生说他是程序员,颇有一段时间觉得写代码没什么意义,只是大数据里的碎片,后来慢慢自我和解,自己能干什么,就把它干好吧。我说你的代码形成了数码社会的一部分啊。其实每个人于社会大概都是一小块拼图,可是对自己来说,就是全部。你赋予其意义就好。

念及《林中路》中陆梅

然一些;有的会通过一些方式(比如文学艺术等)来表达,有的可能流逝于日常生活表面,不那么自觉地凝固自己的思绪感受。

想起有四只“鸽子笼”的差头司机,退休了不麻将不烟酒不愁钱,还是欢喜开开差头到处看看,聊聊天,赚钱随意,是他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,也是他觉得的开心吧。何尝不是一种“通往”。

说来,在AI不得了的今天,或许这份感受体会正是我们作为人的记号。

《嚼铁屑》三部曲是我最新的长篇小说,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下月出版。最近我在朋友圈里发过这本书,或者说这套书,看到的人最先的留言是,这书好厚啊。确实,这书是有点儿厚,有八百多页,六十二万字。还有留言,八零后怎么会写这么厚一本小说?其实吧,八零后已经很年轻了,最年长的八零后已经43岁了,最年轻的也34岁了,我今年39,很快就40了。这个年纪,理论上到了该产出大作品的时候了。

但理论归理论,实际怎样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也不敢说《嚼铁屑》是什么大作品,只能说,这确实是我耗费极大心力写出的一部作品。这部小说出版时,在末尾留了几行数字,记录了《嚼铁屑》的第一稿到初稿完成再到最终改定的各个时间节点,前后耗时达十一二年。这么长时间里,我的思索在变,文字在变,对《嚼

铁屑》的写作计划也时时在变。但不不变的是,我完成这部书的决心,以及对这部书写作价值的认定。

好的小说,外壳大多都简单,大多能用一句话概括,比如可以说,

关于《嚼铁屑》

浦跃辉

《红楼梦》写的是宝黛恋爱及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悲剧,《西游记》写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。但好的小说之所以好,却不是这种概括的话能体现出来的……嗯,不扯远了,这其实是在想怎么概括《嚼铁屑》这部书到底讲了什么。我觉得,无论《嚼铁屑》是否算得上好小说,其内容确实是可以一句话概括,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:我们如何在“死亡”这最终归宿

事,这都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,我习惯顺手发到朋友圈。

其实发朋友圈也不是为了给谁看,我是在朋友圈记录自己的生活故事。朋友圈就如同我在云上为自己制作的一本生活相册或生活笔记。有时候出门,手机随身带着,任何时候打开朋友圈,就可以看到家,仿佛家就随身携带着。在我打开朋友圈的时候,我可以瞬间穿越,又有了回到家的感觉。

每天发发朋友圈,心情愉悦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一朵花开了也要发出来,一只苦瓜熟了也要发出来,这样的朋友圈过于喧闹,没事你屏蔽我就好了。如果有些朋友不嫌吵,进来看看,欢迎到我这个云端上的“家”来做客。

喜欢发朋友圈的人有很多优点:一是单纯,二是坦荡,三是乐观知足。

马尚龙

同道说,一片漆黑,哪里看得见三夹水?

曾经有几百万上海人住在黄浦江沿岸,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离家很近的那段黄浦江。在他们和黄浦江之间,一定是隔着连绵不尽的工厂、码头、火车站、仓库……

每个上海人都知道黄浦江,但是值得看、也是看得到的黄浦江,是以外滩为中心,两端分别延伸到外白渡桥和十六铺码头的。孩童们要去看看大轮船的黄浦江,男女青年要去情人墙的黄浦江,游人要来拍照的黄浦江,都浓缩在这一段2400米的黄浦江边。除此之外的黄浦江,只闻汽笛声,不见轮船来,而且,从来没听说有人显摆自己住在离黄浦江很近的,那是低矮平房和下角的代名词,怎么可能是像现在,楼盘的名字都是拿黄浦江说事的,或者什么滨江,或者滨江什么。

有了滨江的概念,滨也可以看看了。

山花(纸本设色) 鲍莺

前活着,以及我们如何面对这最终归宿。如果“人”是一个点,“广场”是一个面,“大河”是一条线,“危楼”则是一个体。我想通过这三部曲的写作,对一个人如何活着、如何面对死亡,能够一部比一部思考得更深入一些。

如今这部书完成了,出版了,我也算卸下了十多年来压在心头的重负。但关于生死的思索,是不可能就此卸下的。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每一天,都是沉浸式体验“活着”的一天,也是或多或少会想到死亡的一天。死亡未必就是消极的、悲观的事,有时候,它可能就像是掠过眼前的一道暗影,是掠过耕牛眼前的鞭影,促使我们在生活的田地里奋力向前。

这部书写了很多人,大多是虚构的,但也有真实的,比如一个叫高大二的农民,比如大将张世杰;这部书自然也写到了很多事,大多是虚构的,但也有真实的,比如宋末的崖山之战,比如二战期间的巴丹死亡行军。最有意思的是,有时候虚构竟出人意料地抵达了真实,比如第二部《大河》里写的一座“生生寺”,寺名取“生生不息”之意,寺里的僧人们成立了水上救援队,救援寺边大河里的落水者。写完这小说后,我在百度里输入“生生寺”三字,竟搜到一座“生生庵”,生生庵建于清朝,设有救生船,有五人专门负责救生善举。

诗人穆旦过世前一年,写过一首《冬》,“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/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……”我喜欢这些句子里的沉静、平和,以及那历经磨难仍旧不曾磨灭的热情。冬天的太阳是短命的,人一生的太阳又何曾长久呢?若将人的一生跟人类的历史,跟地球的历史,跟宇宙的历史去比较,那是何其短命?!

不能想了。但又必须去想,“除死无大事”,这是我们生而为人面对的终极问题。

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:殷健灵

摆渡船是看不到什么的,浦江游览好像上海人自己不大会去的,没有了宁波轮船,在黄浦江上看浦东浦西有点难。

偶尔,我倒是看到了。2018年7月11日,中国航海节,我从浦东后滩公园的曼祖码头(现已拆除),登上了朋友诸烨团队的帆船。六七个人都是帆船玩家,只有我是去游玩的。上了帆船,知道了规矩,在船上一切听船老大的。船老大曾经是专业帆船运动员,得过全国比赛名次,真是有分量的。老大满足了我玩玩的好奇心,在一帆风顺之时,让我把握过舵杆。舵杆相当于汽车方向盘。

当日,艳阳高照,黄浦江上帆船点点。因为是航海日活动,上海海事局给予级别最高的安全关怀——帆船巡游期间,黄浦江禁航。巡航的帆船皆是无动力,航行悠悠,且没有其他船只,人在帆船上,看黄浦江两岸,可谓“左右逢源”。后来有人告诉我,2018年,是黄浦江两岸滨江完全贯通的第一年。

唯一的遗憾是,我以为帆船要扬帆到吴淞口。我已经想好,看到了三夹水,伸手到三夹水里划一下,这轻轻一划,就划过了黄浦江、长江和东海。船老大却说公平路码头就折返了,巡游的航线是固定的。我笑说不能在三夹水取一瓢饮的遗憾,船老大很是茫然,三加水,还是三家水?且听我娓娓道来。此时的帆船上,我像是船老大了。



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:殷健灵

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:殷健灵